

《但以理書》——第二十九篇

伯沙撒嘅筵席同先知性時刻：揭示星期日法令、巴比倫嘅傾倒，同埋最後嘅危機

Jeff Pippenger

2023-12-24

伯沙撒嘅筵席指出咗星期日法案嘅「時辰」，但佢將重點擺喺對共和黨角嘅審判之上。〈但以理書〉第三章入面尼布甲尼撒嘅金像，係喺上帝忠心子民其後被高舉作旗號嘅背景之下，呈現同一段歷史。〈但以理書〉第六章論到同一條路線，但係講到新教角所擔當嘅角色。伯沙撒所代表嘅係「國家」，而佢召咗佢一千個「大臣」嚟。

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設擺盛筵，當着這一千人面前飲酒。伯沙撒嘗了酒，就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掠來的金銀器皿拿來，好使王和他的大臣、后妃、妃嬪都用這些器皿飲酒。於是他們把從耶路撒冷神殿中取來的金器皿拿了來，王和他的大臣、后妃、妃嬪就用這些器皿飲酒。他們飲酒，讚美金、銀、銅、鐵、木、石所造的神。正在那時，忽有人的手指顯出來，在王宮牆上的灰泥上、對着燈臺寫字；王看見那寫字的手的一部分。Daniel 5:1-5.

「十」呢個數目代表龍；「一百」同「一千」只不過係同一象徵嘅放大而已。喺第六章，一百二十人推動嗰條欺騙人嘅律法，而一百二十乃係祭司嘅象徵。若按「一句又一句」嚟看，伯沙撒嘅筵宴所表明嘅，乃係對敗壞咗嘅政教制度嘅審判，同埋對敗壞咗嘅教會制度嘅審判。伯沙撒醉咗喺巴比倫嘅酒中，跟住就定意褻瀆神喺耶路撒冷聖殿中嘅聖器。

「先知說：『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從天降下，具有大權柄；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。他大聲呼喊，說：大巴比倫傾倒了！傾倒了！成了鬼魔的住處。』（啟示錄 18:1, 2）這正是第二位天使所傳的信息。巴比倫傾倒了，『因她叫萬國喝她淫亂烈怒的酒。』（啟示錄 14:8）那酒是甚麼呢？——就是她錯誤的道理。她以一個虛假的安息日取代了第四條誡命的安息日，又重述了撒但最先在伊甸園對夏娃所說的謊言——靈魂本是自然不死的。她又將許多同類的錯謬廣泛散播，『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。』（馬太福音 15:9）」《信息選粹》卷二，118.

伯沙撒所飲的酒，乃是教皇制度之偶像安息日，因為那筵席乃象徵主日法之預言性的「時辰」。他帶進宴樂廳中的聖所器皿，不單代表對上帝的悖逆；聖器亦代表上帝的子民，因為有形之物表徵屬靈之事，而人就是器皿。

然而，神的根基立定穩固，有這印記說：「主認識那些屬祂的人。」又說：「凡稱呼基督之名的人，總要離開不義。」但在大戶人家裏，不但有金器銀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；有作貴重的，也有作卑賤的。人若自潔，脫離這些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備行各樣的善事。提摩太後書 2:19-21.

喺藉住強制守星期日敬拜而褻瀆上帝子民嘅當中，烈火所寫嘅字宣告咗伯沙撒嘅滅亡。

當時，忽有人的手指顯出來，在王宮牆上的灰泥處、燈臺對面寫字；王看見那寫字之手的一部分。於是王變了面色，心意驚惶，以致腰骨好像鬆開，兩膝彼此相碰。王大聲呼叫，要將術

士、迦勒底人和占卜的領進來。王對巴比倫的哲士說：凡能讀這文字，並將講解告訴我的，必身穿朱紅衣，頸項戴金鍊，在國中位列第三。Daniel 5:5-7.

按歷史而言，這段經文被理解為指出：伯沙撒的父親已把政治王位交給伯沙撒，因此，他兒子就那牆上文字所能給出的最高賞賜，只能是立他為國中第三位掌權者。於美國通過星期日法之前，政治領袖將處於從屬於宗教領袖的地位；而那些宗教領袖正致力於引進一種新的敬拜形式。獸像乃代表政教聯合，而在這種關係中是教會掌握主導權；在星期日法之時，伯沙撒是政治上的君王，因而象徵國家，但在他父親的宗教權柄之下，他只居於第二位。因此，他所能給但以理的最高地位，只是第三位。

「當早期教會因離棄福音的純樸，並接納異教的禮儀與習俗而敗壞之時，她便失去了上帝的靈與能力；為要控制人民的良心，她遂尋求世俗權力的支持。其結果便是教皇制度——一個操控國家權力並利用之以推進自身目的的教會，尤其用以懲罰『異端』。美國若要造成獸像，宗教勢力就必須如此操控民政政府，以致國家的權柄也被教會用來成就她自己的目的……」

「新教各教會強制人遵守星期日，乃係強制人敬拜教皇權——即係個獸。凡明白第四條誡命之要求，卻揀選遵守虛假而唔係真實安息日嘅人，就係藉此向個唯一命令人如此行嘅權勢致敬。但當教會竟然以世俗權力去強制履行宗教本分之時，教會本身就會形成獸像；因此，美國強制人遵守星期日，就係強制人敬拜個獸同埋佢嘅像。」《善惡之爭》，443,448,449.

正是在危機之中，品格才顯露出來；而牆上的奧秘信息在伯沙撒的經歷中造成了一場危機，並標誌着他國度的終結，因此象徵着地上獸之國度的終結。伯沙撒就在那一夜死去，這代表星期日法案；屆時，美國作為《聖經》預言中的第六個國度，將在星期日法案之時被推翻，但美國隨即轉變為十王之中的首要君王。那十王乃是《聖經》預言中的第七個國度，並且他們隨即同意將他們這第七個國度交給那獸。

因為神已將遵行祂旨意嘅心放喺佢咁心裏，使佢咁同心一致，將自己嘅國交畀個獸，直等到神嘅話都應驗咗為止。啟示錄 17:17.

最後嘅動作係迅速嘅，而由第六個國度過渡到第七個，再到第八個，都係迅速嘅，因為個時世界正處於一場大危機之中。地上獸被推翻，使伯沙撒懼怕；而佢作為十王之首，就代表當美國被推翻之時，地上眾王都將要經歷嘅恐懼。喺《啟示錄》第十一章，手寫嘅字顯現喺牆上嘅個個「時辰」，就係大地震嘅「時辰」。喺個個時候，伊斯蘭嘅三個象徵被標記出嚟，而喺末後嘅日子，使眾王懼怕嘅，正係伊斯蘭。

看哪，眾王聚集，一同經過。佢咁見咗，就希奇；佢咁驚惶，急忙逃跑。戰兢喺個度捉住佢咁，疼痛好似生產嘅婦人。你用東風打破他施嘅船隻。我哋所聽見嘅，正如我哋喺萬軍之耶和華嘅城中，就係喺我哋神嘅城中所看見嘅：神必堅立呢城，直到永遠。細拉。詩篇 48:4-8.

諸侯，或君王，聚集於伯沙撒的筵席上，飲巴比倫的酒，又拿着並觀看神聖所中的聖器皿；就在那時，懼怕臨到他們，正如牆上顯出字跡時伯沙撒所表現的恐懼一樣。伯沙撒的恐懼開始了一種不斷加劇的懼怕，這懼怕乃以一個臨產的婦人作為表徵；而《啟示錄》第十一章的「時辰」引入第十二章，在那裏，旌旗被表徵為一個將要生產的婦人。第一陣產痛，就是筵宴大廳牆上的字跡。這懼怕是由伊斯蘭的「東風」所引起的，那風「打破他施的船隻」。

喺伯沙撒嘅筵宴大廳裏,「一千大臣」正飲用巴比倫之酒;此酒乃代表主日法令之強制執行.當時,因伯沙撒吩咐將聖所嘅器皿攞入來,尼布甲尼撒嘅樂隊就開始奏樂.推羅嘅淫婦開始歌唱,而背道嘅以色列亦開始喺尼布甲尼撒嘅金像周圍跳舞.然而,呢場筵席卻被「東風」所闖入;呢東風就係那快快臨到嘅「第三樣災禍」,亦即「第七位天使吹號」.當伊斯蘭闖入筵席之時,「列國就發怒」.佢哋發怒,因為他施嘅船——作為全地經濟結構之象徵——嗰時喺海中沉沒.

他施因你各樣財寶豐盛,就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銀、鐵、錫、鉛,在你嘅市集上交易.雅完、土巴、米設,都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人口同銅器,在你嘅市場上交易.陀迦瑪家嘅人,以馬、戰馬同騾子,在你嘅市集上交易.底但人作你嘅商賈;許多海島都作你手下嘅貨物;佢哋以象牙角同烏木作禮物帶畀你.亞蘭因你手製品眾多,就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綠寶石、紫色布、繡花工、細麻布、珊瑚、紅瑪瑙,在你嘅市集上經營.猶大以以色列地都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米匿嘅麥子、潘納餅、蜜、油同乳香,在你嘅市場上交易.大馬士革因你手製品眾多,又因各樣財寶豐盛,就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黑本酒同潔白羊毛經營.威但同雅完往來於你嘅市集;熟鐵、桂皮、菖蒲,都在你嘅市場上.底但作你嘅商賈,供應車上所用嘅華美毯子.阿拉伯同基達一切首領,都與你交易羊羔、公綿羊同山羊;在呢啲事上,佢哋都作你嘅商賈.示巴同拉瑪嘅商人都作你嘅商賈;佢哋以各樣上等香料、一切寶石同黃金,在你嘅市集上經營.哈蘭、干尼、伊甸、示巴嘅商人、亞述同基抹,都作你嘅商賈.呢啲都係你各樣貨物嘅商賈;佢哋以藍色衣服、繡花工,又以華美衣服嘅箱子,就是用繩捆住、以香柏木造成嘅,列在你嘅貨物中.他施嘅船隻在你嘅市場上為你歌唱;你就充滿貨物,在海中極其榮耀.你嘅搖櫓者將你帶到大水之中;東風在海中將你打破.你嘅財寶、你嘅市集、你嘅貨物、你嘅水手、你嘅舵手、你嘅補縫匠,同經營你貨物嘅人,以及你中間一切戰士,連同在你中間所有會眾,都必在你敗亡之日墜落海中.以西結書 27:12-26.

「他施嘅船隻」乃係地球經濟結構嘅象徵,而佢哋被「東風」喺海中所擊沉.以西結話畀我哋知,呢件事係發生喺「你遭毀滅之日」;而《以西結書》第二十七章所論嘅主題,乃係為推羅所作嘅哀歌.

耶和華嘅話又臨到我,話:「人子啊,你要為推羅作起哀歌;對推羅講:你居於海口,與許多海島嘅人民交易.主耶和華如此說:推羅啊,你曾說:『我係全然美麗.』」以西結書 27:1-3

推羅毀滅之日,乃此哀歌之主題.推羅毀滅之日,就是星期日法,因推羅乃教皇權之象徵;其審判始於《啟示錄》第十八章第二個聲音開始呼召人從巴比倫出來之「時辰」.

我又聽見有另一把聲音從天上出來,說:「我嘅子民哪,你哋要從嗰城出來,免得有份於佢嘅罪,亦免得受佢所受嘅災殃;因為佢嘅罪惡滔天,直達於天,神已經記念佢嘅不義了.佢點樣待人,也要照樣報應佢;按佢所行的,加倍報應佢;佢用乜嘢杯斟滿了,也要用加倍的分量斟給佢.佢點樣榮耀自己,奢華宴樂,也要照樣叫佢受痛苦同哀傷;因為佢心裏說:『我坐着作皇后,並不是寡婦,決不至於見哀傷.』所以,在一日之內,佢嘅災殃要一齊來到,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饑荒;佢又要被火完全燒盡,因為審判佢的主神大有能力.地上的君王,就是那些同佢行淫、一同奢華宴樂的,見佢焚燒的煙,就必為佢痛哭哀號;因怕佢所受的痛苦,就遠遠站着,說:『哀哉!哀哉!巴比倫大城,堅固的城啊!因為一時之間,你的刑罰就來到了.』地上的客商也都要為佢哭泣悲哀,因為再沒有人買佢哋的貨物了.」啟示錄 18:4-11.

但以理書中五次譯作「時」的那個詞,始終都代表某一類型的審判.其審判的類型,乃由該詞所在經文的上下文所決定.在但以理書第四章中,「時」一詞首先被用來宣告將要臨到的審判,不論那是始於1844年10月22日的查案審判,或是始於星期日法令的執行審判.在這兩種情況中,無論是查案審判或執行審判,都是漸進的.教皇權的執行審判始於美國的星期日法令.那標誌着教皇權的執行審判開始的「時」,而那個「時」就是啟示錄第十一章大地震的「時」;當時,兩個見證人由沙得拉、米煞、亞伯尼歌所預表,被投入火爐之中,作為被舉起的旗號,正如以西結的大軍一般.那個「時」就是伯沙撒牆上顯出字跡的時候.

「他施的船」,即係代表住地球經濟供應線結構的象徵,喺嗰時於海中沉沒;呢件事使地上嘅商人同君王都心生恐懼,正如伯沙撒所表徵嘅一樣.

喺《啟示錄》第十一章,「那一時辰」就係伊斯蘭教嘅「第三樣災禍」快快臨到、第七枝號筒吹響、列國發怒嘅時候.呢三個象徵都指向伊斯蘭教,作為主所使用、按其護理而行嘅工具,要正正喺「那一時辰」成就伯沙撒被殺之事.伯沙撒乃係畀仇敵所殺;呢啲仇敵暗中經由那些因疏忽而敞開嘅城門進入佢嘅國中;正如墨西哥同美國之間嘅邊境圍牆,亦因疏忽而被敞開一樣,當「大地震」嘅「那一時辰」臨近之際.

教皇制致命傷口的醫治,載於《但以理書》第十一章最後六節.喺呢幾節經文入面,指出咗三個障礙;隨住教皇制嘅致命傷口得到醫治,呢三個障礙都會被克服.北方王喺邁向至高權勢嘅路上,總係征服三個障礙,而且次序一貫都係:首先係佢嘅仇敵,其次係佢嘅盟友,最後先係佢嘅受害者.第一個被征服嘅係南方王,表徵蘇聯,即羅馬最後嘅仇敵;佢喺1989年被掃除.第二個障礙係榮美之地,呢個係羅馬嘅盟友,即為羅馬征服蘇聯嘅美國;而佢就喺我哋而家所考察嘅「時辰」之內被征服.此後,第三個障礙以埃及作為表徵,代表教皇制掌控佢嘅受害者——聯合國——嘅時候.

喺1989年,當嗰啲經文嘅封印被揭開,並且其後對嗰啲經文嘅知識有所增加之時,人就認識到:異教羅馬、教皇羅馬,跟住現代羅馬(喺《但以理書》第十一章最後六節中被表述為北方王),各自係被建立為一個國度之前,都必須勝過三個地理上嘅障礙.就異教羅馬而言,嗰三個障礙乃係以三個方向嚟表述.

其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,向南、向東,並向榮美之地,漸漸長大,極其強盛. Daniel 8:9.

對於教皇羅馬而言,佢哋係三隻必須被拔起嘅角.

我正觀看那些角,看哪,在它們中間又長起另一小角;在這角前,先前的角中有三角連根被拔出.看哪,這角有眼,像人的眼,又有口說誇大的話. Daniel 7:8.

對於現代羅馬(北方王)而言——即《但以理書》第十一章最後六節所代表者——那三個障礙乃是南方王、榮美之地,以及埃及.正如異教羅馬與教皇羅馬一樣,這三個障礙都代表地理上的障礙.現代羅馬在《但以理書》第十一章最後六節中被表述為北方王,必須勝過三道「牆」;而在第一道牆之上,同時有一道哲學上的「牆」與一道實際的牆一同被拆除.1989年,當北方王推倒蘇聯(南方王)之時,那道「鐵幕」的哲學「牆」也被除去,與此同時,柏林圍牆亦被拆毀.

喺伯沙撒受審判嘅「時辰」之中,當牆上已經出現咗字跡,而佢嘅仇敵正暗中經由冇人把守嘅城門闖入之時,政教分離呢一道哲學上嘅「牆」被除去;與此同時,第三樣災禍嘅伊斯蘭,亦已

經暗中穿過榮美之地南方邊界上個道無人看守嘅「牆」而進入。

當代表聯合國嘅「埃及」被征服,而當每一個國家都被迫接受由推羅淫婦所操控嘅世界一體政府之時,哲學上「國家主權之牆」亦都會被拆除.到個時,將會發生一場金融崩潰,帶嚟末後日子嘅戒嚴同專制暴政.喺一條名叫「華爾街」嘅街道上,好可能會發生某啲事情.

「現今本可用於上帝聖工、卻只極其吝嗇地投入,而又自私地扣留住嘅資財,不消幾耐,便要連同一切偶像一齊拋畀田鼠同蝙蝠.當永恆景象嘅現實向人嘅感官顯明之時,金錢嘅價值好快就會突然暴跌.」——《福利事工》,266頁.

我哋會喺下一篇文章繼續研讀伯沙撒.

「今日,正如以利亞的日子一樣,上帝守誠命之子民與敬拜假神之人之間的分界線,已清楚劃定.『你哋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?』以利亞呼喊說;『若耶和華係上帝,就當跟從祂;若巴力係上帝,就當跟從佢.』列王紀上 18:21.今日的信息亦是:『巴比倫大城傾倒了!傾倒了!.....我嘅民哪,你哋要從那城出來,免得與她一同有罪,受她所受的災殃;因她的罪惡滔天,她的不義,上帝已經想起來了.』啟示錄 18:2, 4, 5.」

「不久之後,試驗就要臨到每一個人.人必催迫我哋遵守個假安息日.呢場爭戰,乃係上帝嘅誠命同人嘅誠命之間嘅爭戰.個啲一步一步向世俗要求讓步、順從世俗風俗嘅人,到個時就會向掌權者屈服,而唔肯使自己遭受譏諷、凌辱、被威嚇監禁,同死亡.到個時,金子就要同渣滓分開.真正嘅敬虔,必清楚同敬虔嘅外貌及其虛飾分別出嚟.我哋所欽佩其光輝嘅許多星,到個時都要喺黑暗中熄滅.個啲披戴聖所裝飾、卻冇穿上基督公義嘅人,到個時就要顯露喺自己赤身嘅羞恥之中.」《先知與君王》,187、188頁.